

《東華漢學》第 33 期；199-226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1 年 6 月

【學苑春秋】  
王鎮華的新主體思想與新文化運動

吳冠宏\*



王鎮華於 2005 年 11 月 24 日受邀至東華人社院的文一講堂  
進行「天賦的人格主體」專題演講

資料來源：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提供

---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 一、緣起

臺大中文系與東華中文系於2007年春開始兩校輪流舉辦「人文典範的探尋」研討會（其後轉變為臺大、成大、東華的三校論壇，主題每年由承辦方自訂），最初論文議題大都集中於探討現當代前輩學者嚴謹而博通的治學態度，希望對於當今中文學界的研究現況，可以發揮提點、反省與轉化的效用；除了關注中文學界的前輩之外，如陳志信教授曾探及余承堯這一類的藝術家，亦有留心於當代新儒家之為人、治學及思維特徵……等。當此一活動開始展開之際，筆者就打從心裡認為王鎮華老師的民間講學，<sup>1</sup>所開啟的新主體思想與新文化運動，相當值得中文學界投入更多的關注，然十多年來諸多因緣未能俱足，筆者此番期待亦始終無法如願落實。

2020年7月17日驚聞王鎮華老師離世的噩耗，不勝唏噓，考量2020年三校論壇的舉辦地點在成大中文系，王鎮華曾經在成大讀書進修十年之久，這一段青春的成長歲月，正是孕育影響他一生的起點，而以「王鎮華的新主體思想與新文化運動」為題，一則不違2020年三校論壇「民國學術」的主題，二則可以進一步回應早期「人文典範的探尋」之緣起的立意，三則是多年來筆者一直埋藏在心底的深願，希望藉此拋磚引玉，使王老師在民間講學卓然有成的生命實踐之學，得以從三校論壇的學術場域啟航，繼而透過《東華漢學》之「學苑春秋」的出版，讓更多中文人認識了解並進一步咀嚼反思，從而發揮它更大的傳述效應。

王鎮華與花蓮的因緣不淺，除與筆者亦師亦友之外，東華大學榮譽教授顏崑陽與他有四十多年的交情，兩者和而不同，卻能彼我珍惜尊

---

<sup>1</sup> 民國八十年，第一次在德簡書院聆聽王鎮華老師的易經課，他的「易經課」大別於臺大中文系著重考證的經學講授，反而更貼近筆者在中學時聆聽「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所受的啟發與感動，講授者皆能讓經典從生活世界出發，從而滋養學子生命的成長。

重；倡導人文療癒的余德慧教授，在最後一場談論人文諮商的公開演講時，更贊之以「人文諮商的標竿者」；王鎮華曾先後於2005年受邀至東華人社院人文大師講座系列進行「天賦的人格主體」專題演講、2009年受邀至東華通識中心進行「走過現代與傳統，找到主體—人文是所有專業的共同基礎」之通識教育專題講座，他發現傳統文化的新意，覺知自我主體復位，並以真誠、光明的心神，感動來現場聆聽的師生；2015年在和南寺第三十五屆世界詩人大會，他特別構思「易經的中道—從孔子的詩教談起」的主題，兼談釋迦摩尼佛與孔子的誕生及跨越空間的對話，在海天交會的太平洋畔，一位講授傳統文化的生活哲學家，為世界詩人大會揭幕，不正印證了詩哲不二、儒佛會通的道理！

王鎮華毅然辭去中原大學建築系教職，創闢「德簡書院」，透過民間講學的方式，以承擔傳統文化的使命，綜觀其一生行誼，所重即在講學，尤其是他中道今來的體證，古今中外的經典格言，經由他真誠的召喚與深會，都重新活過來了，而其實踐人格所散發出來的感染力，更使聽講者沈寂退隱的主體，為之振奮甦醒。筆者不禁想起南宋的陸象山，連論敵朱熹聆聽他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時，都不得不為之感動折服，其講學感攝人心的穿透力可以想見。若相較於深受西學洗禮的當代新儒家，王鎮華以全副生命承擔起傳承文化的魄力以及隨機施教的講學特色，靈活靈現的文字表達，實更貼近傳統儒者的當然本色，他一路走來，在民間講學上成為一股動人的清流，影響社會各階層有心於生命成長的人，卻始終與學術界分隔兩端，由是他從《易經》之體系發展出來的生命實踐之學，這一生心血的結晶與成果，一直未在學術界獲得應有的回響，發出它本具的光亮，與學術界擦肩而過，對他而言未必有什麼遺憾，但筆者卻認為這會是我們學術界的損失。

有鑒於此，本文嘗試從「新主體思想」與「新文化運動」這兩個面向切入，前者側重在王鎮華理論建構的歷程與特色，尤其是其切身實踐的天人架構圖示，這是他做人為學的心得總綱，亦涉及其整體思想的宗旨與發展；後者著眼在他反省五四以來當代文明所造成的問題與未來文

化的走向，每能針貶時弊或對症下藥，不時為世道的晦暗與不安的人心，注入慧見與靈光。可以說新主體思想與新文化運動之間應該是相涉互通的，筆者所以分別講只是圖個比較容易說清楚的方便，就王老師的生命實踐之學而言，兩者終是不可分。

## 二、新主體思想：天人架構的發展脈絡

老師的作用，就是把我們的那顆明珠擦亮，然後讓這個光透過去裡面，有一個回天的路徑。<sup>2</sup>

自明的德是最偉大的老師；自然的道就是生命的大書；主體的自我教育是普世的天然首學。<sup>3</sup>

王鎮華出身建築背景，因此他以「天人架構」作為其生命實踐之學的整體結構自是順理成章，而此「天人架構」是他長期教四書五經，尤其是數十年講授《易經》所得的文化體系，此自非一般預設理論、系統先行的知識性建構，而是從經典的閱讀與體會、不斷實踐、積累、反省、摸索、醞釀，並透過多次修正所逐漸建構出來的思想命脈。他本人對於天人架構之圖示，已經有十分詳切的自我詮釋，筆者在此所能扮演的角色，應該是一種強化版的重述，並透過時間軸的考察，揭示他建構生命實踐之學輾轉精進的歷程。

綜觀王鎮華依《易經》的文化體系所建構出來的圖式，可以殊別成（一）「五大區塊前階段：主／體／位／變／台」；（二）「五大區塊後階段：主／體／心／台／位」；（三）「六大區塊：主／體／心／台／位／文」三個階段，他的天人架構圖的基本圖式有時也會隨不同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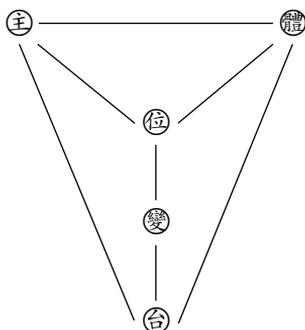
<sup>2</sup> 王鎮華，《道不遠人，德在人心》（臺北：紫藤文化叢書，2006），「聽者語」，頁3。

<sup>3</sup> 「主體新典範的誕生——普世的天人架構：德之主與道之體」講義，頁18。

程、主題與對象而稍加增減調整，<sup>4</sup>但以上所講的三種基本圖式，是相對較常使用的，他曾說：「單字，比後起的複詞，保留了更多的體會，它簡明、大氣、連通得很，複詞則漸流於知解、概念化了，但單字卻一在背後，發揮強韌的根源意含」<sup>5</sup>，因此他儘量用最簡易的漢字，把很多中華文化的重要元素都吸納進去，使這一系列的關鍵單字，都足以傳達傳統文化之精華並生發面對當代處境的人文智慧。

### (一) 五大區塊前階段：主／體／位／變／台

王鎮華的主體之學，當從他「明珠在懷」的發現開始：



以上所列的五個關鍵字，正是他「體會明珠在懷後，生命又一層一層打開，自然整合出來的；從明珠心神切入，看到的是台面上的生命之境」，針對這五個字，他曾經有以下十分貼切的詮釋：「主為無念出心神，體為生命一整體，位為德位德行定，變為當下心量變，台為現實的台面」，

<sup>4</sup> 如在 2012 年 6 月 8 日，他讀記整理《圓香居士訪談錄》成為「佛學常識精華」，其標目理序，即出現：「一為人心、二為台面、三為天德主、四為地道體、五為人義位、六為文化」的不同。2012 年 6 月 14 日「道與德的天人宣言——天人之際，古今之變，原始要終，不能再拖！」講義，亦標出「天德主」、「地道體」、「人義位」三個面向。

<sup>5</sup> 參考〈生命之境，就是文化——文化從「明珠在懷」復興起〉，收錄於臺南市立文化中心編，《第一屆台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頁 222。

又將此勾勒成四個層次，因為「主呼應體」，而「一般人只知道心而不知道心中的主，只知道身而不知身是整體」，在此，「主」所強調的正是心神的正法，即陸象山的發明本心與陽明的致良知。繼而又拈出「體」，乃呼應紀綱整體的七位格：個體人、家庭人、社會人、民族人、國家人、世界人、宇宙人，他認為這七位格亦可轉化為個體，群體，大自然，歷史四個觀點，而個體與群體合為「人」，大自然稱為「地」，歷史稱為「天」，由是一以貫之天地人三才，即為王道。

其後談及「位」，他先從位有兩種情況說起，一為舒暢開展的德行，二為心用卡住的情緒。前者為主，後者乃為自修轉化之門，指出中國文化相信主與體人人平等，而由德行決定位之尊卑，正相應於孔子以「君子」定位人的道德品格。「變」有兩面，起心動念的人為世界，有物有則的自然世界，他認為懂得這當下的「自心一刀」，分清人心之變與自然之變，便能如宋儒般「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台，權利慾名慢疑的現實台面，他引領大家從明珠在懷看到生命之境，在此之際，他已試圖將主體位變台與易經的六十四卦對聯之，主是中孚系統14卦，體是乾坤系統16卦，位是頤卦系統14卦，變是震等四卦，台是賁等四卦。

對於其天人架構之關鍵字的登場，筆者在此先點到為止，於成大發表初稿時，筆者並無此一階段的表述，感謝評論者林朝成教授提供了王鎮華在成大第一屆台灣儒學研究國際研討會發表的論文，首揭「主體位變台」五大區塊，又將五區塊分為四個層次，主體一貫，再德「位」，繼而心「變」，最後一層為「台」面，<sup>6</sup>若相較於其後的「主體心位台」五大區塊，先有「變」後為「心」，名目上雖然略有調整與發展，但所欲揭示的內容宗旨大致上仍是一貫的，連心與變也是環環相扣而言之，不過筆者認為此一階段的關係組合，尚未如後五階段般結構縝密，並且存在著更能前後呼應、彼此對照的內在理序與進程，故在此的討論僅依其基本脈絡予以說明，整個天人架構圖的文化義涵，留待下一節再詳論之。

<sup>6</sup> 〈生命之境，就是文化——文化從「明珠在懷」復興起〉，頁 201-228。

## (二) 五大區塊後階段：主／體／心／台／位<sup>7</sup>

最初，王鎮華找到明珠在懷，「明珠就像一顆最大的鑽石」，這樣的發現是動人的開始；繼而從明珠的「覺」再找到「主體」，內有覺，外有萬物的生命過程，由是內真外實，內有德外有道，既精微又博大，遂成其主體之學。

	〈內〉	〈外〉	
〈人〉	心	台	
〈天〉	主	體	位
	天／造化者 德，常自明 覺：直心、覺 知、自明	地／造化萬物 道，法自然 整體：生命、脈 絡、自化	人／主體建立 行，實踐真做 人格者：位格、 實踐、價值

相較於往常所謂「道德」，王鎮華立論的殊趣卻在「德道」，將「德」與「道」對調了先後秩序，實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樣的轉化又大不同於《道德經》「先道後德」與「先德後道」的兩種版本，他的「德道」，在橫軸上有由內而外的先後秩序，由於在縱軸上不論德與道之兩系皆可通貫於天人，由是以內外定位德道，也不會因之限縮了兩者的界域，加上「覺」歸屬「德」系，「德」便有既內在又超越的特性。橫軸除內外兩層之外，又納入「天—地—人」三才的系統，而「德屬天」、「道屬地」，並且各歸「主」與「體」，不論就理論層面或實踐層面而言，這樣的組合結構，都凸顯了「德」的重要性，王鎮華將「德」放到如此關鍵的核心位置，自有其文化脈絡可尋，他曾說：「以後在路上，再看到

<sup>7</sup> 參考「主體新典範的誕生——普世的天人架構：德之主與道之體」講義，頁5，表一。

這個德字哦，要注意喔！那就是宗教層次的東西，可是中國只把它處理到人文層次。」<sup>8</sup>

主體之後，他進一步從天的無限視域，回頭照應人的有限性，如此又拉出對照「主體」的「心台」，由是形成「內—外」與「天—人」之主架構所交織而成「心／主—台／體」的四個面向。這樣的架構顯示他的新主體，不會僅停留在一般「道德主體」之無限心的開顯上，固然此一部份的豁醒與提撕，所謂明珠在懷，所謂回天的路徑，一直都是他最具感染力，甚至帶有證道的意味；然若從理論的層面來看，拈出「心／台」並使之與「主／體」對觀，這兩端之間所形成以及必須對治的問題，方有工夫著力之處，除德（德自心生）道（道不遠人）外，他談中道思想，亦每從德與道之間的必然呼應、相通相函、契合無間說起，<sup>9</sup>至於「主體／心台」之間更存在著「兩相混淆」而「取彼代此」，二度執著的「真妄相待」。綜而觀之，這四字訣若相較於常論所謂的「理想」與「現實」，更能表述一種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王鎮華當是活用了《易經》的系統性及建築的架體學，才能創闢出如此言簡意賅又統攝性極高的天人架構圖。

我們若從「主／體」與「心／台」這兩面存在架構以觀，王鎮華對於「主／體」這一端仍有絕對價值的肯認，故特重自明的覺知，自然的整體，是以他談起天賦的主與體，講德道最為傳神到位，也最能提振人心，所謂「我非常看重——主與體在每一個眾生心頭的復活」<sup>10</sup>，故不分宗派，取同省異，信手拈來，人類各個領域不同面向的最高智慧，都一起來印證這天然首學！<sup>11</sup>卻又能化繁為簡，舉重若輕，故他定調德簡

<sup>8</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44

<sup>9</sup> 「主體新典範的誕生——普世的天人架構：德之主與道之體」講義，頁 6。

<sup>10</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396。

<sup>11</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第六識是散頭的意念，第七識是制約，第八識是覺」（頁 179）、「直心就是道場，直心就是淨土《淨名經》」（頁 126），「聖經：你有一個清潔的心，你就可以來見到上帝的面。」（頁 155）。

書院為「三易堂」：「一易：尊崇覺的自明，天下為之一清，高度在天，一覺就平，自明出清新。常易：尊重活的自然，天下生意盎然。廣度在地，一活就淡，自然見真格。簡易：心念坦白承擔，內耗外纏都免了。深度在人，一做就簡」<sup>12</sup>，可見其「主／體」之學，得之於文化傳統，又頗能別出機杼。<sup>13</sup>

但由於他以「心／台」此一架構指涉人為的各種力量與多元社會所糾結積澱的問題，他談人面對心台所可能造成的欠缺與軟弱，人心的盲點及失落，不時有極具穿透力的洞察，故總能直扣如實的存在情境而激起聽者共鳴。由於同時關注「天人位格」與「人為現實」之間所存在的周旋交涉與互動轉化，使他在指點生命實踐之學時，得以兼顧「命數正變」與「運數負變」這兩個面向，進而彰顯人或向上昇華或向下墮落的可能性轉化。筆者認為如此有助於彌補傳統簡化成兩心「道心／人心」的不足，也沒有必要讓「道心／人心」翻轉成「人心即道心」，而自限了人本可調適上邃的生命潛力。

王鎮華視「主體／心台」為兩層邏輯，他說：「心與台就是人為的，人心、人為，它有一套邏輯，但是，天賦的東西『主』與『體』，也有一套邏輯，就是生命的成長，台面上之所以會能夠控制人，就是因為利用人心的成見及習氣，業力就在這裡」<sup>14</sup>。依此看來，「主體／心台」的建構與開展，或亦可說是佛教「一心開二門」的現代版，因為在此之「門」有「區別」和「通入」二義，二門皆可各總攝一切法，二門不相離，由真如入生滅，即是流轉，由生滅入真如，即是還滅。如同他亦喜

<sup>12</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405。

<sup>13</sup> 「三易」若從名稱上，可區分為連山易、歸藏易、周易；若從義理上可區分為易簡、變易、不易。他這種取之於傳統文化又別出機杼的例子很多，如他曾將尚書的「迂乃心！」「黜乃心！」「宜乃心！」，轉成三個呼籲，作為他德與道的天人宣言之起興，也是頗能融舊開新的案例，「德與道的天人宣言一天人之際，古今之變，原始要終，不能再拖！」見 2012 年 6 月 14 日講義，頁 1。

<sup>14</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279。

說兩心與兩個世界，兩心都在心頭，兩個世界也交織眼前，<sup>15</sup>是以若著眼於「主體／心台」，未嘗不可說在形式上與佛教的「一心開二門」相類似。

但王鎮華的天人架構圖，是有主有體的，佛教「一心開二門」的說法，容易全然掉入「心識」的層域，但他的「體」，乃有取於道家的自然，是對宇宙自然之道的敞開，自有其獨立存在的意義。此外，他又特別把「位」拉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處理，實則，就天地人三才的理想發展程序，「德道位」是一體而連貫的，必須凸顯「位」，一則可以看出他所搭建的天人架構，實深受重視時與位的《易經》之影響，《易經》的「位」是時位合一的「位」，並且仍與之前的「主體／心台」環環相扣，即從「心」走向「行」，如他為「位」所下的定義般「由德道而德行，由德行而定位」、「心台怎麼對待主體，亦即主體位況」，顯示若把「位」特別標舉出來，正如他所謂「德是絕對平等的，道是齊物和諧的」<sup>16</sup>，但在「位」的德行上就有尊卑高下，大德小德，所謂「主體普同，位則獨特」，看來只有把「位」從「主體／心台」的架構外另行標出，才能彰顯「天然主體與人類心台」一路走來的現狀，正視自主心在當下現場的實踐，而另一「天—地—人」三才的橫軸，則成就出「人」與「位」所結合的「德行定位」，儒家主體實踐的性格，無不結穴於此，難怪他在講儒釋道三家的精華時曾經與他的五大區塊圖有如下的對應<sup>17</sup>：

心	台	
主	體	位
(釋)	(道)	(儒)

<sup>15</sup> 「元旦是文化的日子——德道文化·六六大順·春節有禮了」講義，「(二)兩心與兩個世界」，頁3。

<sup>16</sup> 「主體新典範的誕生——普世的天人架構：德之主與道之體」講義，頁9。

<sup>17</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36。

從這一張圖可以了解他的天人架構圖雖立基於《易經》的文化體系，但以釋家之精華在「主」，道家之精華在「體」，儒家之精華在「位」，是以他雖常談釋家之長的「主」與道家之長的「體」，卻總不忘凸顯「位」的重要，使他仍被歸為儒家，成為相當合理可從的分判。<sup>18</sup>

### （三）六大區塊階段：主／體／心／台／位／文

王鎮華的新主體宣言，已相當可觀，檢視其「主／體／心／台／位」的架構所以成形，並非概念先導或理論先行下的產物，而是從他閱讀講述《易經》的原典，經過一卦一卦的用心領會，再配合他整體通盤的掌握，才將六十四卦的關係予以重新組合進而創闢出自成理路的文化體系。若相較於《繫辭傳》的「三陳九卦」<sup>19</sup>，王鎮華所開展的「一道」、「二路」、「三特性」，是一場規模更大之結構化《易經》的論述，<sup>20</sup>對此他曾加以說明如下<sup>21</sup>：

#### （一）一道：

指十二陰陽消息卦，講萬物的運行，以地為代表。人面對大地萬物有漸、歸妹、隨、蠱四卦，共十六卦—（體）

<sup>18</sup> 「我被人家歸到儒家，我非但不反對，我覺得是一種光榮」，見《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407。

<sup>19</sup> 《繫辭傳》：「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對《易經》九卦揭示成德九階段的理序，除了每一卦的闡析外，又存在著「初陳、再陳、三陳」之進程，遂構成一內可修身外可成業的理論系統。

<sup>20</sup> 「易經所謂一道二路三特性，是筆者根據錯卦（陰陽相反）與綜卦（上下顛倒）四卦一組，再從組與組的關係整理出來的體系」，「主體新典範的誕生——普世的天人架構：德之主與道之體」講義，頁 11。另可參他於奉元書院講易經課的講義「易經一天底下最明朗的一本書」，對其易經的文化體系「一道二路三特性」有十分簡切的闡述。

<sup>21</sup> 「主體新典範的誕生——普世的天人架構：德之主與道之體」講義，頁 11。

(二) 二路：面對道有兩條路：

中孚卦即中的信仰，指德，屬頓法，共有十四卦—(主)—維心亨  
頤卦即養德，指德行實踐，屬漸法，共有十四卦—(位)—行有尚

(三) 三特性：

1. 物質與文明（需晉等八卦）（台）
2. 自主心（震困等八卦）（心）
3. 天人之際（四卦）（位）

若相較於第一階段主體位變台與易經諸卦的關係，前列的安排已有所調整，在這六十四卦重新組合的排列中，從次序上看，他是先道（體），從自然之道、萬物的運行談起，再講到心神／主，最後再進入實踐的「位」，而就「體」這一個層面而言，仍是沿襲傳統所謂的十二陰陽消息卦而來，比較特別的是，他在此的理序是先為自然之體，後為自明之德，就《易經》特重自然之道的性格看來，這樣的理序是頗能相應的；另「二路」即將心的兩種修行法門—頓與漸—納入，從頓法的主到漸法的位，也將「主」與「位」在實踐修行上的不同角色予以清楚的分判；最後再以三特性—「物質與文明」、「自主心」、「天人之際」去扣合「台／心／位」，成就他以《易經》體系作為中國文化之原型的落實與具現。

這樣的結構圖示歷經了十多年之後，在100年中，他的「主／體／心／台／位／文」六個關鍵字才完全定調。「文」字尚未正式孵出前，最初曾出現「義」字，強調人的本分，並證之以《尚書》的「依中行義」，著重在文化中曾有的美德與義行；繼而他不斷在「文」與「史」兩個關鍵字上反覆斟酌，觀100年1月1日「德道元年，春王正月」的關鍵時刻，他「見憲以道天」的講義上之天人架構圖仍標以「史」字，期許大家從歷史中尋找人生的答案，而在文化上有活化與僵化的分別，走到100年期中之際，他才以「文」代「史」，完成最後的定調，難怪他會說：「文，這一步，看似很小，我走的很久」。圖示如下：

心 自主心	台 物質與文明	文 當今文化
獨立 自由 責任	人為 現實 社會變遷	民族 文化 歷史變遷
選判 價義 活出	形勢	古今之變
主 自明之德／唯心亨體	自然中道	位 實踐之義／行有尚
	陽連陽（良性循環）	內在 成長 修養
	陰連陽（惡性循環）	天人之際
		(100·6·15／104·2·12)

綜而觀之，王鎮華的天人架構圖，可以說隨著他的體驗與實踐，一步一步踏實的走出來：從明珠在懷到主體的展開，立基紮根於自明之德與自然之道，這應該是一次重大的躍進，至於德道之「位」，實踐力行的生命場域，亦在此一併確立；繼而從「主體行」，進一步拈出「心台」，從高山照向幽谷，也算是一大轉進，人的幽黯意識、社會積澱的現實，可謂一網打盡；最後又從五區塊變為六區塊，即將「文」凸顯出來，如是「文」與「位」的相輔並濟，使天地人、主與客、時與空，各個關係面向都能一次到位，全面照應，十字打開，雖然在五大區塊的階段，不待「文」字現身，「文」已在整體的脈絡中，但筆者仍認為，「文」字的醞釀與孵化完成，當視之為王鎮華天人架構圖的終局之戰，只有將呼之欲出的「文」加入關鍵字陣容，他的天人架構圖才算真正的定調與圓成。

若對照五大區塊後階段與六大區塊的易經體系表，我們會發現他將原本於「位」的離、坎、既濟、未濟四卦，移至新「文」的系統下，依此可見「文」字一現身便能正視傳統以來歷史變遷的軌跡與文化命脈的傳衍，經典是也、禮樂文化是也，生活習俗是也，百姓人倫日用之道是也。至於離、坎、既濟、未濟這原屬「位」格的四卦，如何從天人之際轉向古今之變，其間或有豐富的內涵有待尋幽探微，也未嘗不可舉重若輕地說：「我們人類的歷史，其實就是人類活出老天爺，多少活出老天爺的內涵，所有人類的精神加起來，在說明老天爺的內涵有多豐

富。」<sup>22</sup>就可消融淡化兩者之間的差別了，但自民國一百年的關鍵元年開始，他的天人架構圖，出現或以「史」或以「文」即從五大區塊到六大區塊的補足，筆者認為這不僅是一項自我突破，也饒富深刻耐尋的文化意義。

王鎮華從易經體系所發展出來的「主／體／心／台／位／文」六大區塊，由於是他立足於傳統中華文化，吸納會通古今中外的真理而創關的天人架構圖，他從五大區塊前階段到五大區塊後階段到最後的六大區塊之發展演變，使側重傳統「天人之際」的文化精髓之外，又延伸到「通古今之變」，即文史交會共成的文化層面，可見接住「天心」，立本、務本，仍是其一貫的生命血脈，「源頭活水天上來，文化種子心地埋」，人心的問題需要從天的層次正本清源，但挺住接到之後，以自明的德通自然的道，可謂「源頭既清，波瀾自闊」，又進一步從「天人之際」再來照應「古今之變」，便能兼顧修行的頓法與漸法，若就生命實踐之學的成長與推廣而言，他尤側重經典教育、文化教育、禮俗教育的潛移默化，明珠在懷的頓悟、覺的生命魔術棒之外，仍需要走漸修的成長之路，用心傳播文化的種子，兼顧「見體之學」與「文化世界」，此其所以為「新主體」也，所以「成一家之言」也。

### 三、新文化運動：從主體出發的王道文化

王老師在講課的時候，有種波光閃耀的樣子讓我真心感到讚嘆，我覺得這是一個新文化運動的起點。<sup>23</sup>

「科學」與「民主」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個核心話語，當時選擇的主要路徑為反傳統與全盤西化，其後西方文明的病症益形嚴峻，王鎮

<sup>22</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410。

<sup>23</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聽者語」，頁3。

華檢討五四運動之利弊得失後，逐步提出他的主體之學（德之主與道之體）來對治當前主體的隱沒、文化自信心的失落以及西方文明所帶來的問題與危機。就他的觀察，在這場東西文化再度交鋒之際，已陸續出現往東方尋找出路的現象，如印度瑜珈、日本禪宗、藏傳佛教乃至各種靜心與柔性思維……等等，卻獨缺中國文化的從根發聲，是以我們有必要先根除傳統負面的封建心態，正本清源，呈現中國文化的正面。

王鎮華說：「我們把創造建立的外在成就，定義為文明；而內在的成長、成熟，定義為文化。」<sup>24</sup>若結合他的天人架構圖就會發現，自主心的正用有兩種型態：前者的特色是：「活出自己、變化自己、自覺」，後者的特色是：「用自己的創造力、認知心」，前者之所長為「主體的內在成長」，後者之所長為「台面的外在成就」，其實對於客觀化的建立與主體性的成長，他皆持以正面肯認的態度，但認為中國文化的殊勝之處即在其人格文化，有很強的主體性、整體性與實踐性，然百年來中國人卻在這一場中西文化的交鋒中，「為追求幾千年來我們做不到的基本人權（科學、民主），卻又否認幾千年來我們珍貴建立的人格文化（主體的成長），實已造成最大的悲劇<sup>25</sup>」。

在此脈絡下，王鎮華以至誠宣示，五四運動在文化上的狹隘悲劇該停演了，於是引領我們開始啟動如何繼承五四又跨過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由於他把如何找出我們的主體性作為此新文化運動最為關鍵的起步，因此逐步建構出他的天人架構圖，而此圖式所以形成並非發端於知識學理的需求，故僅著力於理論層次的反思是難以契接他的時代關懷以及為人類尋找安身立命的悲心深願。觀其對於兩岸不重傳統思想文化而受制於意識形態的病症有云：

無論共產主義的左傾或是資本主義的右沈，都是規避了隱約、辛苦的人的成長課題，而利用群眾的某些不成熟層面，或社會某些

<sup>24</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76。

<sup>25</sup> 《百年中國的反省——源頭既清，波瀾自闊》（臺北：德簡文集，1992），頁 13，

現有的不正常弱點，所發展出的整套運作機制，甚至演變成一種具有自動性的機制，反過來宰制了人自己。簡單的說，資本主義為了利潤，利用一切價值包裝人的慾望；共產主義為了權力，利用一切價值包裝人的理想。一個是經濟性的異化，一個是政治性的異化。<sup>26</sup>

兩岸國族分裂，文化大革命卻都完成了。原先一個是政治性的，一個是經濟性的，現在竟又重蹈對方覆轍。台灣是「政治剪斷文化的臍帶」竟自我剝離，大陸是「經濟異文化的氣質」又雪上加霜。<sup>27</sup>

以上兩段文字代表王鎮華對於海峽兩岸兩個階段的觀察，他對於這兩個影響人類甚鉅之意識型態所造成的問題以及其後的演變轉化，仍有相當精準又深切的批判。他說：「這是一個意識型態侵略的時代，越沒有思想文化的國家，越易受到意識型態的困擾。」因此他不斷召喚大家有必要重新挺立我們的主體性，才不會捨本逐末甚至變本加厲，有鑒於此，他要探源於中國文化的原型，為傳統文化釋出活水：

真正的文化與思想是面對主體性的成長，而後再談經濟、政治、社會等群體事務。如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是個正面例子。<sup>28</sup>

在此可謂呼應了孔子「本立而道生」、孟子「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的旨趣，但仔細檢視他最後一句話，如果再回到其天人架構的脈絡以觀，便會發現，啟蒙運動所標舉的主體性，仍與他「對越上帝，取信於天」的主體性有別：

我還是比較喜歡天包人，我不太喜歡像啟蒙運動這樣，人說上帝已死，然後就自己獨立發展。<sup>29</sup>

想起我們老祖母說：「做人篤愛有主，不使無体。」（台語）他講的主体，跟我講的意思比較近，西方哲學上所謂的主体性，跟

<sup>26</sup> 同前註，頁7。

<sup>27</sup> 「主體新典範的誕生——普世的天人架構：德之主與道之體」講義，頁3。

<sup>28</sup> 《百年中國的反省——源頭既清，波瀾自闊》，頁8。

<sup>29</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21，

我講的比較遠。我的話就是：「有主有體，活得感心。」我是誰的分身我不知道，我絕對知道，我是亙古源頭造化者的分身，在座每一位也是，只要是人類都是。<sup>30</sup>

他將啟蒙運動的主體性與他的主體之學做了區隔，因為中國文化的主體之學，是好好安頓自己的天人關係，故云：「世界文化的桂冠，應該戴在中國古文明的頭上，我們的文化不以宗教的方式，卻把天人的關係交代得清清楚楚」<sup>31</sup>、「原來中國的心法就是中國的宗教，中國原型的文化，沒有宗教而有信仰。」<sup>32</sup>是以他更珍重中國文化中的「主體位」，即生命的鐵三角，會形成三道透徹的心光，自明、自然與實踐，而此正是他的主體位，德道行。反觀海峽兩岸，臺灣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不惜去中國化，大陸在全世界廣設孔子學院利用文化為政治服務，王鎮華卻以真心起信去擁抱中國文化，並將這偉大的傳統一肩扛起，四處宣講，無怨無悔，他對中國文化的自信與自重，頗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

文化在我身上復活了，不管兩岸都不想當中國人，文化中國，非常感謝我們的祖先傳下這麼好的文化。<sup>33</sup>

這一位發現「文化在我身上復活」的講道者與實踐者，如何在真實的生活世界裡展開他的新文化運動呢？相較於前一節對理論層面的複雜鋪展，此節側重在由體而用，心行一貫，筆者綜合他的多方講述，考慮從三個面向與進程來予以具體脈絡化的說明。

### （一）對自主心做釜底抽薪的教育，把自主心裡的主體釋放出來。

王鎮華認為雖然老天爺給我們人類雙重的保障——主與體，生命的主軸在主體，而非人心與人為的台面，但人不時把主體與心台錯置，他講述主體與台面的關係，最為傳神具體：

<sup>30</sup> 同前註，頁 112

<sup>31</sup> 同前註，頁 115

<sup>32</sup> 《百年中國的反省——源頭既清，波瀾自闊》，頁 13。

<sup>33</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8。

你站在心台看主體，那主體還是很不上算，好像一個空洞的概念，可是當你站在主體去看心台，你才能夠真正做到革新無懼，一個大無畏才會出來。<sup>34</sup>

台面如棋盤，人生自有道場，能夠贏得台面的人，未必能贏得別人內在的心悅誠服。……在自然的道場，生命有它自己的節奏，讓人家慢慢從內心選擇、認同，那個才是文化性的，否則都是台面輸贏性的。<sup>35</sup>

所謂：「主體論工夫，心台看輸贏」<sup>36</sup>，一個是充分條件，一個是必要條件，兩者不可混淆，他認為若把主體放在心台去衡量，就會造成自主心的誤用，並提出誤用自主心的三種類型：「過度的概念化」、「過度的合理化」與「過度的工具化」，在掌握心台所造成的困限與糾結上，相當到位。<sup>37</sup>由於大家常常是活得顛倒，使自己的主體屈從於心台，因此有必要翻轉回來，如果能認清主體的特性與台面之作風的不同，其轉化的工夫就有著力處：

台面的人作風六個字：善變、短動、快速、繁多、浮淺、比較。如果你走主體性的藝術，你就要從信（常）、靜、慢、簡（少）、沈、讓入手。<sup>38</sup>

是以若能透過「信者靜慢，簡者沈讓」的工夫，就可以把自主心裡的主體釋放出來，他視前者為心台的判準聯，後者為功夫的調心聯，雖然從相反的一端切入，最後所得往往是可以相貫通的「兩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即動即靜，即靜即動，從而獲致整體動態的生命感，此一部分當是他透過生命實踐並取證於《易經》陰陽相濟的辯證法而來，若真能「復自道」，便是「行有亨」，自我真正還原後，更會展現出三

<sup>34</sup> 同前註，頁 376。

<sup>35</sup> 同前註，頁 101。

<sup>36</sup> 同前註，頁 150。

<sup>37</sup> 同前註，頁 166。

<sup>38</sup> 同前註，頁 151。

種精神：振奮的勇氣、真摯的用心、承擔的爽氣，<sup>39</sup>化身為人心的正信，因此他非常看重一主與體在每一個眾生心頭的復活，並認為找到主體才是紓解各個社會困境的方式：

天意是存在地方的每一個角落的，所以不要怕那個主流社會的台面，每一個人就是一個最好的文化保存點。<sup>40</sup>

這一位召喚新文化運動的教育家，面對現實台面的勢位與力量，仍主張人類目前的困境主要即歸於無法起信，若有心，願意相信我們的主體，不論個體或群體的問題，都可以拔本塞源，對症下藥，真可謂當代版的「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無敵」！難怪從事人文諮商卓然有成的余德慧老師，會打從心底佩服地說：「王鎮華是人文諮商的標竿者！」

## （二）把主體作為專業與多元的基礎

王鎮華出身於建築的專業，卻因緣際會地走上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書院教育之路，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經典，他並非科班出身，沒有接受正規的專業訓練，如此反而沒有包袱而保有一種發端於自我實踐的體會，優游在體制之外的自由與野性，是以見他解釋經典，每能出入經典又不泥於舊解歷說，呼應田明之「泥在章句，妙在日用」與王陽明「經中真義，都在章句之外」的精神，並且不時展現一種橫說豎說皆可的靈慧，他說：「中國學問為什麼不從社會切入，而要從個人的主體切入，就是因為你追求一切，最後躲掉自己，那個學問是不能成立。」<sup>41</sup>因此不論是以往偏重訓詁考證的注經傳統，或如今的跨領域學術走向，王鎮華一直以來所稟持的經典傳授，都是面對生命，面對主體，面對實踐，面對成長，具有「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一貫性，並且以身教證成其言教，故特能釋放出一種不同於學院派的講學魅力，在在發揮了傳統文化平凡而真實的特色。

<sup>39</sup> 同前註，頁 231。

<sup>40</sup> 同前註，頁 388。

<sup>41</sup> 同前註，頁 184。

在這個專業掛帥的時代，對於專業的反省，顯得迫切而必要，王鎮華遂從他「建築」專業的反省出發，建築專業兼及人文、科學、美學，並且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非常綜合性的一個專業，<sup>42</sup>即使談起建築專業，他依舊萬變不離其宗，仍回到他是主體，主張當以主體作為專業的基礎，<sup>43</sup>並且每每剋就專業的弊病而發，「專業化往往在專精中簡化了生活，當它一偷懶、一閃避文化問題，專業就會變成專制」，依此看來，他把主體與專業的關係，等同於主體與心台的關係，若回到主體，專業才能回應生命的大活體，如今的專業發展往往反其道而行，每每抽離整體，與德道脫節，進而讓人單向度化，造成在追求專業的卓越時，淪為專業的傲慢，喪失了生命的溫潤，是以他批判許多專業者表面上極力避免涉及價值判斷，只顧忠於專業，實際上等於有一種把技術當成不容反省的跋扈，因此他力主必須將專業化引導到為生活與人格成長服務的脈絡中，而非被資本主義誤導到利潤至上的脈絡，<sup>44</sup>故力主「偉大的創新，都還是要從它跟大自然、生命的有機體產生什麼關連來評估」。

在這多元的時代，王鎮華帶領我們重新反思多元的意義，他認為多元的元有兩義，一為生命的主體，二為專業的元，乃人為的社會為了生存的必要條件，這兩個領域有關係，但是法則不太一樣，但後者應該為前者服務，以前者補足後者的不足，即用主體來化解結構性的控制，他主體與心台、主體與專業，去重新詮釋《易經》的元與今日的多元，從而發揮以主體重建專業本體的現代意義，如同每一個名詞都有它的發展脈絡般，他更重視的是他們所同的大本大根，專業必須獨立，才能各司其職，但又必須以主體的覺醒通貫之，才不會在這多元與分工的情境下，失去了一體感而造成彼此的疏離與文化的割裂。

---

<sup>42</sup> 同前註，頁 187。

<sup>43</sup> 同前註。

<sup>44</sup> 同前註，頁 228。

### （三）把主體的實踐置於內聖外王的進程，始終而終始

回顧中國傳統，周公制禮作樂，治國有成，外王之功業彪炳，孔子心承周公之志，然周遊列國卻不為人所重用，退而朝內聖奠道德根基，立君子人格；孟子繼之，闡性善之說，推仁心仁政，判王霸之別，被視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終無所用；宋明儒承孟子心性天命之學，吸納佛、道思想，側重在內聖之宏規；民國以來之新儒家亦承此精神，建立「內聖開出外王」之學，牟宗三尤為箇中翹楚，他以「盡氣」與「盡理」作為中國人物的兩種類型，前者為英雄天才，後者為聖賢君子，但在中國人的理想世界裡，盡氣之生命終不若盡理之生命受到尊重與肯定，在此文化傳統的脈絡下，每使豪傑、英雄與天才的精彩受到貶謫。有鑒於此，近人蔣年豐反省中國傳統論人尚賢判準過於狹隘與僵化，遂提出進豪傑而退聖賢的主張，突顯具有外王格局的豪傑人物，強調與時俱進以因應複雜之現代社會，有別於新儒家「由內聖開出外王」的理想訴求，而開出「在立外王中成就內聖」的新格局。<sup>45</sup>

《莊子·天下》首見「內聖外王之道」，至於「內聖外王」一詞在中國傳統文化之進程的積累下，內涵既豐富又複雜，若從其關係而言，相較於過往側重在本末始終先後的進程，當代猶特別關注在兩者之間的衝突張力與緊張關係，<sup>46</sup>至於當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則以良知的坎陷開出民主與科學，發展新外王說，<sup>47</sup>當代儒者們亦以各種路徑回應現代社會

<sup>45</sup> 吳冠宏，〈人物品鑒之新向度的探索——從蔣年豐〈品鑒人格氣象之解釋學〉一文談起〉，《成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9.12），頁1-36。

<sup>46</sup> 可參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第一章：「內聖」與「外王」之間的緊張」。

<sup>47</sup> 牟宗三：「外王即是外而在政治上行王道，王道則以夏商周三代的王道為標準，照儒家說來，三代的王道並非最高的理想，最高的境界乃是堯舜二帝禪讓，不家天下的大同政治。儒家的政治理想乃以帝、王、霸為次序，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義，此乃新外王的形式意義、形式條件。另一面則是科學，科學是新外王的材質條件，亦即新外王的材料、內容。」見氏著，《政道與治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序〉。

生活，而開出公民儒學、政治儒學、應用倫理學……等不同的議題，造就出新外王的多重面貌。但王鎮華之講學由於側重在主體的成長與生活的實踐，對此反而舉重若輕，單刀直入，並將所有外王層面的問題都指向主體、成長與實踐：

內聖外王，用白話說，就是充實自己，服務他人。這個服務是生命成長的服務，王者他的成長實踐完成，他用實踐來完成內聖外王，所以得到的是生生不息，終始之道……終始指的就是生生，他已經看到一代跟一代的銜接，生生不息，代代接續，<sup>48</sup>

在王鎮華文化的視域下，內聖與外王就是生命實踐之道的進程，而每一個人都是天子，都擁有上天給我們的主與體，有此信念下，就不會把外王的德業寄託於未知的聖君，而必須回到每一個人的主體去真誠用心地實踐與成長：

我們極需澈底「批判」、反省，揭示真誠用心與公共制度、與清明社會之間的因果關係。<sup>49</sup>

中國傳統有益於主體本身的成長與自知，獲得主體交互默會的心得，這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基礎。<sup>50</sup>

不當汲汲於心台位階與社會網絡，反而應該讓每個人回歸自我主體，認清主體之成長與清明社會之間的因果關係，由於王鎮華的主體是自明的德與自然的道，因此他的內聖與外王，不宜轉換為當今的術語而簡化成個人與群體，私與公，或德與業，因為他的新主體之學，雖然未必界定分明，卻有較為寬闊的視域。在他與經典素面相見後，即使是先王之道的王道思想，都化身為相當平實的成熟自己、服務他人：

王道，前半輩子成熟自己，後半輩子為不成熟的人服務，是用你的終面對另一個生的開始，所以前面是始終之道，變成兩輩子之後，變成終始之道。<sup>51</sup>

<sup>48</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18。

<sup>49</sup> 《百年中國的反省——源頭既清，波瀾自闊》，頁 2。

<sup>50</sup> 同前註，頁 4。

「王道」一詞源自《尚書》，即是「先王之道」的簡稱，乃指古代的聖王以仁義來治理天下之道，至《孟子》更提出仁政以落實王道政治的理想。這個偉大的文化傳統，傳到王鎮華的身上，以始終講內聖，以終始講外王，讓每個人都可以活出平凡而真實、簡單而深刻的生命，落實王道的文化理想。是以他傳遞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的交感，並且提醒每一位聆聽的學習者，大家都是文化的傳人，這是何等莊嚴的事！

文化在他的生命裡是活的，他講出來以後是活的文化體……那個東西就真的是文化傳承。而且那個不是王老師而已。那是古始以來跟天的交應，人天之間的交感，或者說人跟傳統文化之間的交感，那流王老師身上，流傳到這個時代……<sup>52</sup>

在座的每一位其實都是文化的傳人，天地間這股靈氣是不會斷的，只要真的去做，有共鳴，他就會傳下去。<sup>53</sup>

如他引《易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轉為：「每一件平凡的事，你認真做，就是高尚，只怕你自己看低了自己的工作。」<sup>54</sup>依此可見，這已不是《易經》這一句的原意為何？內聖外王與王道思想當如何釋義才不會有過度簡化的問題了，是以他說：「廿世紀就是知識膨脹、心靈萎縮、專家欺負老百姓，不正是將大眾心靈帶往知識的沼澤地帶，而非以知識幫助心靈。」<sup>55</sup>因此，最遠即最近，平凡中才見偉大，所謂新文化運動，就是從主體出發、由始終而終始的王道思想，這是「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的生活版，接得住，就無入而不自得了。

<sup>51</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16-17。

<sup>52</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聽者語」，頁 3。

<sup>53</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391。

<sup>54</sup> 同前註，頁 31。

<sup>55</sup> 《百年中國的反省——源頭既清，波瀾自闊》，頁 16。

#### 四、迴盪的餘音

花蓮和南寺的道一方丈，一改往昔在世界詩人大會由一位名詩人進行專題演說的模式，他邀請德簡書院的創辦人王鎮華老師於2015年11月6日世界詩人大會的開幕主講「易經的中道—從孔子的詩教談起」，可謂慧眼獨具。王鎮華透過《易經》的文化體系所發現的中道，成為他從儒學貫通至詩歌與宗教的核心命脈，他會通儒釋道三教的真理，出入涉獵經史子集各個面向，卻總能一以貫之，自成理序，如今受限於分科別類以及各司其職的專業，中文人的學科訓練逐漸錯失其全方位的格局與素養，以致專業的狹士有之，卻不見通博的鴻儒，「專業化已產生『拖著生活跑』本末倒置的現象」<sup>56</sup>，「專業與生活脫節，即專業追求與整體之間的意義模糊了，在專業偏執的鑽研中，喪失了整體的意義——專而不通。」<sup>57</sup>是以王鎮華跳脫體制，反省專業的侷限，從民間出發，反而散發出傳統中文人通貫文史哲的人格氣象以及在生活中隨機提點的魅力，這一位勇於實踐的人文典範，值得所有中文人為之繼志踵事、精進奮起。

「自明的德是最偉大的老師，自然的道就是生命的大書」，王鎮華每每以言簡易賅、親切生動的言語，身體力行的實踐，潛移默化地吸納中華文化的精髓，經由他的探訪與轉化，傳統的文化經典都重現了生機與靈光。臺灣在本土化的發展過程中，不免有去中國化的政治操作，統獨藍綠的對決與撕裂，造成人心的不安、前途未定的迷茫，面對這舉步維艱的困局，王鎮華語重心腸地說：「中國文字之豐美、主體思想的活潑坦蕩，我們這一代真像坐在金礦上的落魄子弟」，<sup>58</sup>面對如此的提撕

<sup>56</sup> 同前註，頁6。

<sup>57</sup> 同前註。

<sup>58</sup> 同前註，頁24。

與豁醒，我們又豈能再繼續妄自菲薄？當今身處物質享受與資訊爆炸的時代情境，亦使覺知感通的人格教育難度加高，但在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或受制於心台，或為專業所役，又何嘗沒有情感交流與價值安頓的需求？王鎮華講學的當下，每能使聽者「一念振奮，便與天地相似」<sup>59</sup>，心有靈犀一點通，在《易經》六十四卦中他特重「位」系的震卦，重排卦序時視震卦為首卦，主張「以震為首，此有大消息」，有如馬浮將詩興與仁心扣合起來，成為一感通之教般，這一位認真活出主體人格智慧的實踐者，可謂具現了蔣年豐為傳統經學所創闢的「興的精神現象學」<sup>60</sup>，是以鎮日與文化經典為伍的中文人，尤當更無畏地繼起這覺知感通的人格教育，以莫負王鎮華用全幅真心為復興傳統文化所帶來的契機。

王鎮華透過易經的文化體系所開展的生命實踐之學，縮合六個關鍵字所創闢的天人架構圖，不僅自成一家之言，亦饒富文化思想史的意義：宋明以來，儒學主流的孟學派力持性善論而以性惡論為靶心，遂大力質疑與貶抑荀子思想，當代新儒家又以道德形上學概括孟學論述以及宋明儒學系統，進而去批判各家學說的正統與歧出，如今重構荀學派者，反而進一步質疑性善說無法正視人的陰暗面與幽黯意識，以致難以對治複雜的人性問題，故主張應該重新從荀子的性惡說以接軌當代赤裸裸的現實處境，隨著當代新儒家的逐漸式微，荀學派已有逐漸受到重視的趨勢。<sup>61</sup>筆者認為王鎮華「主／體／心／台／位／文」的天人架構圖，不僅恪守孔孟宋明理學以來性善說既超越又內在的核心價值，加以他對道之自然的敞開，對於心台的關切與掌握，對於文史禮樂的重視，使他

<sup>59</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91。陸象山的原文應為「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sup>60</sup> 可參吳冠宏，〈仁心詩興的進路——從馬浮的經學思想到蔣年豐的經學解釋學〉，《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3 期（2010.11），頁 37-62。

<sup>61</sup> 劉又銘自 1989 年開始研究荀學，並逐步建構其當代新荀學的論述，可參《一個當代的、大眾的儒學——當代新荀學論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其後有曾曄傑進一步延續開展之。

的新主體思想，有承禮啟仁、吸納道釋、融攝孟荀、兼顧頓悟與漸修、照應「素質—存在的根源」與「文繪—人世的展演」……等優點，我們可據此線索可以去參照儒家與道家、儒家與佛學、孟學與荀學、心學與理學的異同得失，也值得當今關心儒學未來走向者進一步深思。

當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他們挺立人的道德主體性，以生命的學問自我定位，在中西哲學的對比之下，力彰顯傳統文化的特色與價值，其所吸納的知識與經驗，創構一套以儒家契接現當代的思維來融舊開新，成果斐然可觀，在學術界亦不乏後繼者廣為傳衍發展他們的學問。王鎮華以「德／道／位」吸納釋道儒之長，他穿透心光的啟發式講學，自闢活路的清新語言，<sup>62</sup>實比當代新儒家所使用的語言，更貼近先秦的經典與宋明的語錄，只是在目前概念取向的學術氛圍中，他比較平實且生活化，不像一般學術性的表述，反而容易為人所輕忽，實則當今以西學掛帥的知識系統以及概念分析的論述模式，已逐漸走向僵化而面臨瓶頸，王鎮華以生命呼應傳統，直接與原典素面相見，有時反而更能無隔地踏入傳統經典的原鄉土壤、重回生活世界的具體現場、還原經典生命的本來風光，因此值得後進之學者給予更多關注的眼

---

<sup>62</sup> 此一部分，非常值得後進者加以考察玩味之，如《道不遠人，德在人心》：「我們古代惡劣的惡怎麼寫？一個十字路口，四邊都封死了，下面一個心」（頁 25）、「偉大常常是虛偽的，我們要朝向偉大的方向，做一點卑微的事」（頁 42），「文化是無法佔領，只能分享，資源你要分自己就會減少，文化是你越給別人，你反而越多，這個跟資源不一樣的性質」（頁 11）、「陸象山「內外合，體用備」，體就是那個覺，這個覺要用出來，就變成用，體用體用不是指別的，就是指天人關係」（頁 103）「一棵樹看起來不動，每天長，颱風看起來動，颱風眼就不動」（頁 152）。「一個人其實，不要講什麼外方內圓或者外圓內方，要通體既方既圓，該方就方，該圓也圓啊！」（頁 174）、「合理化是說謊的弟弟，犯罪是說謊的哥哥」（頁 185）、「回首驚見，嬰兒正在闌珊處」（頁 248）「其實儒就是人之所需嘛」（頁 407）「把主體用於文字，信，人言為信；信者為儲，一個講話守信的人，他在大家心頭就有最好的儲蓄」（頁 332），「這一輩子我們可以完成的都是小事，但是文化，是你一輩子你不可能完成的，才是大事。」（頁 29），「摘星的工程在心頭，真理的鑰匙，垂手可得」（頁 404），可謂俯拾即是，大有文章與趣味。

神。當然了，在當今專業概念的慣性思維下，他為儒家的生命之學所復甦的活路，仍需要一些沈澱、消化與轉化，否則終究會失之交臂。

王鎮華的主體之學，通貫儒釋道三家，也不時與世界其他哲學與宗教進行對話，他以一家之言縱橫古今中外的哲思語錄，頗有以主體之學重建中國文化殊勝殊美的深意。當今盛行跨文化與混文化的學術風尚，側重在解構主體與取消本位，以解放性思維對治傳統的規範性，認為同一性會否定差異性的存在，遂有走向游牧主義的文化心態。兩相對照，可謂大異其趣，我們若依王鎮華新主體論述及其語感以觀，他從《周易》辯證性的思維出發，又深會於生命的弔詭，尊重群性與個性、兼顧獨特性與共通性，並自覺地指出：「當唯一而排斥發生的時候，那個正宗派的宗教也染上了意識形態的性質」<sup>63</sup>、「真正懂得堅持的人，他的心態是開放的」<sup>64</sup>。惟若衡之以他的天人首學，仍不無以一統多、以古御今、以主體指導專業之嫌，在當今去等級化的思想趨勢下，標榜的是眾聲喧嘩的多元文化，他的天人首學如何可能取得一個領頭羊的位置呢？

其實王鎮華的新主體論述，乃為德之自明與道之自然，所謂「道不遠人法自然，德在人心常自明」（德簡書院聯），自是有別於過往以道德心性為優位的論述，是以去主體化或挺立主體性這兩條哲學路線之爭，對於「千古學問，盡在躬行」的王鎮華而言，依然是不構成問題的問題，他一生執守中道的理想，「沒個人義行，何來社會正義」，正是當今為己之學的真切召喚，他以「中道」通貫天地陰陽、古今始終，是中道今來的傳人！<sup>65</sup>在他晚年時曾自道：「履錯然，復自道，唯心亨，行有尚」《易經》的四句12字，是他一生的心血結晶，又說若把這「當

<sup>63</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88。

<sup>64</sup> 同前註，頁 169。

<sup>65</sup> 楊儒賓對於「中」的論述，或可對此進行補充：「中」是中國思想史裡極重要的一個概念，它從原始宗教一路走來，一路威風……我們所以要在這提出「中」的理念，乃因對「中」的認識，並非只有「中國人民才有此雅癖……「中」即是「宇宙軸」，是人身處在歷史恐怖、樂園斷絕的時代裡，唯一可以重新與上天取得連繫，再度汲取意義之源的管道。」見氏著，《道家與古之道術》（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9），頁 420。

真、較真、認真」回到「日常、平常、正常」，那《易經》就可以不用看了。更何況是對概念的辨析或理論的執著了。

概念總是不離框架，認知終是有極限，然「這個覺啊！就是生命的魔術棒！」<sup>66</sup>、「人路的盡頭就是天道」<sup>67</sup>，有斯人而後有斯文，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回首王鎮華一生講學的動人印記，真心做個覺活人，以平實的文字傳生命首學，靈光躍動，以身殉道，亦可以無憾矣，我們感念之餘，更需要的是一起善繼其志，以莫負他念茲在茲的文化深願！

---

<sup>66</sup> 《道不遠人，德在人心》，頁 276。

<sup>67</sup> 同前註，頁 187。